

思念在



一些失去的片段
一段与风有关的历史
蓝的海、黄的海
还在那个永恒的位置冲刷我留下的
一浅一深的足迹
那些烙印
应该早就消逝
其实永远不会淡泊

青春美文精选文丛

Qingchun Meiwen
Jingxuan Wencong

高建新◎主编
楚山◎著

烛光下 诞生

思念抑或思索皆是关于生活与人生的反思，情绪与思想的斗争，
点燃一支烛火，品读一篇篇美丽的文章，让思想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思念在

燭

光

下

诞生

一些失去了的片段
一段与风有关的历史
蓝的海、黄的海
还在那个永恒的位置冲刷我留下的一浅一深的足迹
那些烙印
应该早就消逝
其实永远不会淡泊

青春美文精选文丛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高建新◎主编
楚山◎著

思念抑或思索皆是关于生活与人生的反思、情愫与思想的斗争，
点燃一支烛火，品读一篇篇美丽的文章，让思想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念在烛光下诞生/楚山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0. 1

(青春美文精选文丛/高建新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347 - 8

I. 思… II. 楚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6804 号

37044

青春美文精选文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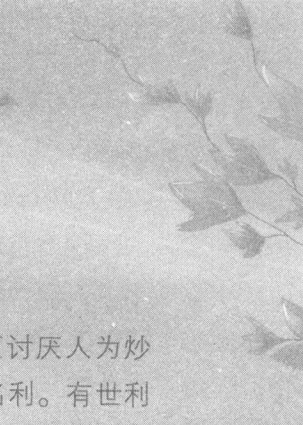
- 主 编 高建新
责任编辑 徐敬东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80
字 数 3200 千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347 - 8/I · 2166
定 价 480.00 元(全 20 册)
-

草根族的“修炼”

有一大群很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我所称的中国散文的“制造者”，作为草根一族，他们甘于清贫，甘于寂寞，甘于在茫茫征途艰辛跋涉探求着美好的东西。在物欲与浮躁充斥我们的生活和文坛的日子里，这种追寻尤其难能可贵。

“草根族”写手往往放着赚钱的活儿不干，“痴迷”于散文创作，甚至花血本印书，再去兜售叫卖自己的“产品”。他们把这份热忱俨然当作了生命的重要部分，我以为这是值得敬仰的，但在有些人看来，这固然可爱也很可笑。更有甚者指责他们“制造”的文字（包括网络文学）是垃圾一堆，这种说法有失公平，至少，其中许多人有着令人尊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。我偶遇一位七旬老者，千里迢迢从湖南山沟沟里赴京参加一个散文笔会，为省钱没买卧铺，不料上车后无座位而站了整整一昼夜。还有常州一位年近花甲资产过亿的富翁，仅读了初小的他如今最大的愿望是写一本书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花半年时间学习标点符号，花两年修改“散文”，终获成功。他们说，需要给家庭和社会留点什么。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其人生之旅“制造”散文，对此，我们唯有虔诚地加以呵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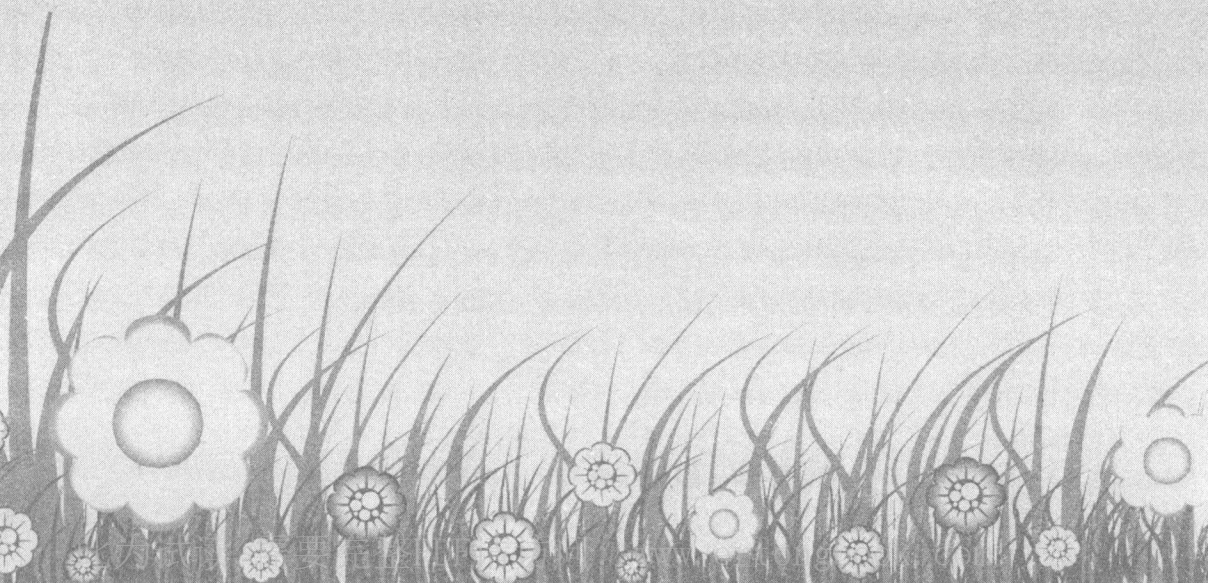
“草根族”来自社会底层的各行各业，对生活有着各式经历和滋味，他们或展露自身的心路历程，或真实记录民族的历史，或表达充满春天般温暖的人文关怀，或放声愤世嫉俗的呐喊，或传承中国文化的某些细枝末节，或表现观赏花鸟虫鱼的美趣，而其中不乏忧国爱民之情结，且在谨慎的描摹中，往往使自己或更多人得到提升。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淬炼，其队伍正在逐步成长，亦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和谐与美好。



“草根族”总是默默耕耘，且不会张扬喧嚣，无病呻吟，更讨厌人为炒作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写作目的也许与人有所不同，比较淡泊名利。有世利者喝问：你的写作有多少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？对此“草根族”会给你提个醒，当迎春和腊梅绽放大地时，你去看看她们诸如此类的价值吧！

那么，这就对了，“草根族”是为了“修炼”而来的，也许，修成“正果”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如若我们的祖国在“修炼”中渐进壮大，而“中国制造”的“草根族”散文则与可爱的祖国同行，在路漫漫中求索，在风潇潇中磨砺，在雨茫茫中坚守。我们的散文只因是“中国制造”，所以也具有中国特色，诚然能够走遍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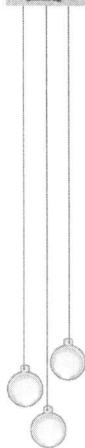
高建新，2010年元旦于南京





第一辑 烛下思

* 花花是条孤独的狗	<3>
* 雏 鸟	<5>
* 鸟	<6>
* 野 猫	<8>
* 由憋屈的汉惠帝说起	<9>
* 再说惠帝之憋屈	<12>
* 邂逅谭嗣同	<14>
* 论王孙	<17>
* 英雄,英雄.....	<19>
* 圈子·层次以及酒	<21>
* 四个现代化实现了	<23>
* 压抑中乱画	<25>
* 羊狮幕游记	<27>
* 奥运杂录	<29>
* 再至文家市	<32>
* 衡山日记	<34>
* 童年旧事	<37>





* 独守楚山	<41>
* 楚王台游记	<43>
* 赣西的小村	<45>
* 剃头匠	<48>
* 照相师	<51>
* 小人物	<53>
* 移民户	<55>
* 豆腐挑	<57>
* 爆竹	<59>
* 离开的人	<63>
* 小庙·大庙	<66>
* 最后的武师	<68>
* 冬夜	<71>
* 一座山的史诗	<73>
* 再相聚	<78>
* 又见浔阳	<81>
* 奔腾的诗歌	<82>
* 第一次亲密接触	<86>
* 浏阳,有一条河	<89>
* 又是一年秋时雨	<91>
* 回忆温赣萍	<93>
* 老吴	<96>
* 外婆	<97>
* 外公	<101>
* 阿辉正传	<102>
* 我与《赣西文学》	<105>
* 逸鱼	<107>
* 雨,雨.....	<109>
* 又到端午	<111>
* 清明时节	<112>

* 鬼节絮语	< 114 >
* 错过杨梅	< 115 >
* 凌 晨	< 116 >
* 文学与自慰	< 117 >
* 观《这个男人来自地球》后感	< 121 >
* 萝卜、溃疡及其他	< 128 >
* 寒 冬	< 129 >

第二辑 美丽的思维

* 江南三山一峡杂记	< 133 >
* 深夜读史	< 136 >
* 夜读辜鸿铭	< 137 >
* 淘票与淘石	< 138 >
* 初访涟溪诗社	< 139 >

第三辑 散文诗

* 雪之绪语	< 143 >
* 夏 夜	< 144 >
* 家 园	< 145 >
* 午后的乐章	< 147 >
* 田 园	< 149 >
* 六月的海	< 150 >
* 谷中数季	< 151 >
* 美丽的思维	< 153 >
* 2009 年的第一场雪	< 156 >



第四辑 风中的随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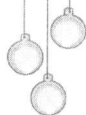
* 今天寻找水源	< 159 >
* 继续找水	< 160 >
* 一天的雨	< 161 >
* 喝酒了	< 162 >
* 雨终于停了	< 163 >
* 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	< 163 >
* 子魂魄兮为鬼雄	< 164 >
* 还是小村黄昏	< 165 >
* 昨夜,烟花烂漫	< 166 >
* 小村以及雪娇	< 166 >
* 楚人之逝	< 167 >
* 衡山之行	< 168 >
* 昨夜回到小镇	< 169 >
* 一次特殊的中秋	< 170 >
* 关于痛打落水狗	< 171 >
* 又是因为秋	< 172 >
* 芙蓉开了	< 172 >
* 何处有香冢	< 173 >
* 在火车站,回来看一下	< 174 >
* 夜	< 175 >
* 冬天来了	< 175 >
* 这几天一直没法上线	< 176 >
* 又是生日	< 177 >
* 月 夜	< 178 >
* 今又新年	< 178 >
* 梦	< 179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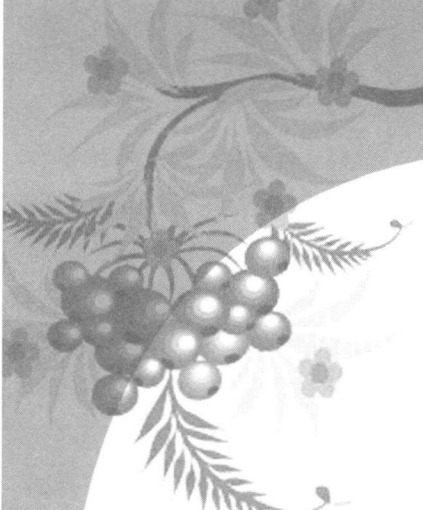
- * 笋及其他 < 180 >
- * 过了端午 < 181 >
- * 如果一切能从头再来 < 181 >
- * 还在继续 < 182 >
- * 冬 至 < 183 >
- * 期待黎明 < 183 >
- * 在火车站 < 184 >
- * 彩云之南:孤岛 < 185 >
- * 野鸡·荒山·美食 < 186 >
- * 在云南的云中看云 < 187 >
- * 失眠与书 < 188 >
- * 兄弟,你还在饮茶么 < 189 >

 第五辑 杜撰篇

- * 花儿之死 < 193 >
- * 初 恋 < 199 >
- * 短 信 < 201 >
- * 夜 < 202 >
- * 平民之死 < 208 >

思
念
在
烛
光
下
诞
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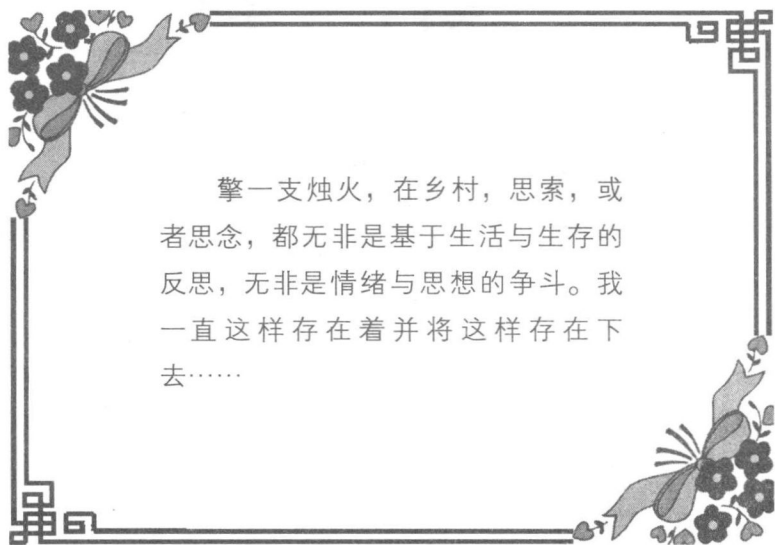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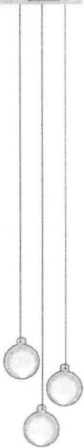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輯

烛下思





擎一支烛火，在乡村，思索，或者思念，都无非是基于生活与生存的反思，无非是情绪与思想的争斗。我一直这样存在着并将这样存在下去……



花花是条孤独的狗

那年，父亲打电话问我：“要不要一只哈巴狗？”我说捉过来吧，于是花花便成了我们中的一员。

花花的名字是孩子们取的，它原来的时候或许有过别的名字，但是孩子们看到它一身黄白相间的绒毛，认为这个名字蛮适合，我们也不置可否，不久后也就跟着叫了。

花花初来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，它总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我们嬉戏，不停跳跃着撒欢，和我们做着一些游戏，晚餐后，我们也偶尔牵着它出去走走，大家会定期给它洗澡，那时花花是可以抱在膝上或怀中撒欢的，它忘情地徜徉在一种被宠爱的快乐之中。但时间一久，难免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也忘了原因，反正有一天，为着一件完全与它无关的事，我踢了它一脚。

它恐慌地尖叫着跑开了，之后数天，忘了这事的我发现它开始绕着我走，于是跑过去取悦抚慰一番，这个矛盾在我这种刻意的取悦下暂时和解了，不过它在接受我的爱抚时开始表现出一种诚惶诚恐，甚至会有些战慄，但当我呼唤它的名字时，它还是会勉为其难地走过来，远远地先对我察言观色一番，接近时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尴尬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首先是孩子们对它的兴趣明显减少了，对花花每天跑到路上雀跃地迎接放学归来的他们时，孩子们开始轻轻地用脚拨开，有时候甚至被它缠着没法子，直接就踢开了，这种雀跃着缠着脚的迎接终于在某个我们不经意的日子，在花花的条件反射下取消了；后来，也由于大人们因为对新鲜事物的厌倦，对它的洗澡和逗乐也在不经意中逐渐减少了，花花慢慢变成了一条孤独的狗。



同样忘了原因，我再一次踢了它两脚，并追着悲叫的它跑了几步。此后，花花再也不理我的呼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每当听到我对它的呼唤，它就夹着尾巴悄悄溜开，钻到窄小的空挡中去，但这次无论我怎么去取悦，它眼眸中都只剩下恐惧，直到我们彼此都冷淡地接受一种夹着尾巴绕着走的格局。

2006年我搬回来和父母一起住，花花又开始了新的生活，父母养了两条牧羊犬和一条农村的土狗，花花来时俨然是一副老大的派头。虽然那些狗的头都四五倍于它，但是在一个盘里吃食时，它这只娇小的新客竟然争取到了第一，即第一只吃饱走开后，第二只才有资格走上去吃，在上一只吃饱前，排在后面的狗只能站在旁边摇着尾巴等候。

究其原因，可能是花花刚来时用一种很尖锐的声音对着原有的数条狗狂叫，加上因着它的弱小，我们通常会驱散其余的狗来保护它。或许是因着它底气十足地狂叫和我们的偏袒，比它大许多的狗不得不作出让它排第一的让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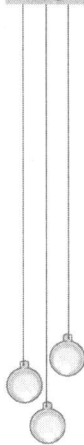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种保护后来也被我们忽视了，在一条牧羊犬怀孕后，终于不能忍受让它吃得圆鼓鼓后才让自己喝些残羹冷炙，一场地位的争夺战在数次我们来不及制止的撕咬中很快尘埃落定，之后花花不得不等两条牧羊犬吃完后才匆忙吃一点。

回到老家后，我们的事也多起来，加上农村的环境的缘故，洗澡这件事也几乎完全取消了。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它失神地趴在门前的沙砾中，一双短短的小脚向前伸着，下巴贴着地面，深邃的眼中流露出静寂的郁闷。我又试着去亲近它，但不管我如何唤它，它虽然不像以前一样跑开，但永远是充耳不闻，漠然置之；纵然我走过去抚摸，它亦无动于衷地趴着一动不动，最后，我终于放弃取悦它的努力。

是啊，或许在它的眼中，我就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会有落下来的可能。记得刚搬回来时，两条牧羊犬也十分可爱，我偶尔喜欢逗一下，每当它们与我嬉戏时，花花总是远远地狂叫，似乎在劝它们不要亲近我，我知道它曾经历过的困惑，但是我无法对它解释。

后来有一天，有一位村邻喜欢上了花花，乘我们不在家时，硬是要把花花买去，母亲没有收她的钱任她抱走了。我回家后坚决要去抱回来，母亲阻止我说：“它只是一种观赏和逗乐的狗，需要更多的呵护，既然大家都不和它

玩，不如让喜欢它的人去服侍。”正当我想反诘时，花花竟然从那个蛮远的地方偷偷地跑回来了，它耷拉着脑袋从我的脚下缓缓绕过，靠着墙脚慢慢溜向它那杂乱的窝……



除了翅膀尾上有些许淡黑之外，那是一只翠黄色的鸟，很短的喙甲，脚杆脆弱得比不上一根嫩嫩的稻草。

它早已僵硬，躺在沙砾中将近两天了，家里的几条狗对它并不感兴趣。

它是在我擦枪的时候飞临到对面的电线上落脚的，它的出现让我压气装弹瞄准然后勾动扳机，几乎在三秒钟之内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一套完美的动作。

然后我看到它笔直地掉下来，在地上抽搐了几下，少许鲜红的血在阳光下有些炫目。

然后我得意地冲了过去，它躺在一株桂花树下，如一位疲惫的病人尽力想撑开眼，但最后还是无力地闭了起来，我提着那柔弱留有体温的脚掌用一种骄傲而兴奋的目光端详着它，直到滴出最后一滴血。

然后我感到索然无味，把它扔给趴在沙砾中晒着太阳的叭儿狗，但它只嗅了嗅就不屑地走开了。

之后，我忘了它。

而此刻，它就躺在我对面不远的沙石里，在各种垃圾中它显得那么微小却又十分刺眼。

我清晰地回想起我盯着它瞄准的那一瞬间，它正左顾右盼，那顾盼自雄的姿态在这个冬天的下午，在这道和煦的阳光下曾是一道温馨的风景。

也许，也许它仅是一只今年刚出生的雏鸟，正兴奋地为那个窝在寻找收



藏准备越冬的食物，那窝中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至今还在等待着它归巢。

也许，也许它根本不是来找食物的，这个时候它早就在一个新窝中准备了足够的越冬食品，它只是和它新婚的伴侣在这难得的阳光下做着捉迷藏的游戏，体会着飞翔的快乐，它的恋人或许还在恼怒地寻找。

也许，哦，没有什么也许，它此时正躺在那里等待着腐烂，它最后一抹余光穿过紧闭的眼睑，冷冷地盯着我。

我极力逃避，却无处可藏……



我开始有些烦它了，它把塑钢窗的玻璃当出口撞击了三次，还有一次试图穿透我的电脑显示屏飞向天空。我害怕它翅膀的煽动会抖落粉尘，虽然我知道它不是蝴蝶。

但它确实只有蝴蝶那么大，它在车库里滑着墙壁飞了很久，一次次顺着墙面跌到地上，于是我把它拿了起来，跑到电脑室中想找个容器把它装起来，但我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适合装它的东西，只好把它放在电脑桌上，希望它能自己从门口飞出去。

它没有找到门，其实有一次它几乎就飞出去了，门口离它仅五六公分，但它又飞了回来，我无法帮它，关起它来是剥夺了它的自由，门外有四条不懂爱怜的狗，我想它也无法在这夏夜微雨中飞得更高更远，再说它会不会觅食也很难说。

于是它继续在房中飞着，在电脑的数据线上张望一会，偶尔又不甘心地质撞一下墙壁滚到地面，最后还是站在钢窗的顶框上失神地向外观视，我相信它如我一样，看到的只是黑暗。

是的，一只小麻雀，可能刚钻出蛋壳不久，可能是从某个巢中滑落出来

的，可能它的母亲正在寻找，或是躺在巢中如我一样失眠。

凌晨两点，我也从我的失眠中钻出来，打开电脑计划做点什么，其实我甚至写好了一篇叫《羊狮幕游记》的标题，且拼凑了二三百字，可这小东西一再来打搅我，使我回忆不起来。

比如此时，它在钢窗的框上又积蓄了一点儿力气，于是它又撞了一回壁。最后跌在音箱上，它没有望我，或许它在巢中张望过牛或别的比我更大的生物，在它的眼中，我和它以前看到过的一些生物没什么不同，不会对它的生存构成什么影响，而我却在望着它，它的眼中只有一些迷茫，或许在回味着它遗失的巢，或许在计划着一个关乎于生存的逃遁。

这一切只是或许，而我只是希望它能找个安全的地方老实地睡下，做个好梦，而不是一味傻傻地撞墙，或许明天我可以给它几颗饭粒，或许明天我可以找个空旷一点的地方把它抛向天空，当然，这一切的可能都是别让狗或孩子们发现的前提下。

它当然不知道那些危险和我的思想，它的迷茫的眼中没有失落，更多的是思索，这种迷离无头绪的思索更像是人类回忆的神态。它终于不再飞了，我想它是困了，因为它没有如我一样在凌晨两点喝杯浓咖啡。它确实应该好好地睡一下，把命运托付于明晨的天亮和我。

我曾杀死过它的同类，当然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曾用坏过三把气枪，知道麻雀的骨头很脆，六七个可以炒一碗，或是加鸡蛋烹一下也很香甜，当然不是它现在这种，是它成熟后那种。

不过看现在的情况，它成熟的几率应该在百分之四十之间，一是它过于虚弱了，它纵使明天有机会得到我给它的几粒饭，但我没有把握避过孩子们，还有狗也有可能会把它当作几颗饭粒的；二是它纵使得饭粒并被我在空旷处放飞，它不见得有觅食的本领，也定然找不到迷失的巢。此时，虫子们被农药杀得差不多了，早稻在农人们的谷仓中，晚稻还要很久才能熟的。我在担心这事时，它却开始望我了，当然，它的思想没那么复杂，此时它又有点力气了，于是它又振翅飞了起来。

这次，它直接找到了门，飞向屋外的黑暗，好在狗都睡着了，我追出去的时候只看到黑暗，只好折身回到电脑前，回到如前的孤独中。此时，一个生物在担心另一个生物，其实我或许该把它关在抽屉里，这样，它的生存机

